非虚构

“掌门”师父

——“河北好人”郭雪迎的故事

彭 玲

一杆祖传老枪，12套清招短拳，从祖上一路传来。1996年，走过46岁的郭雪迎，成了弓撑闭形门的掌门。

“德为先，艺为本，记住了吗?”

“记住了。”

“不许欺师灭祖，不许背师卖法，不许仗势欺人，有德之人可教，无德之人不可教，能做到吗?”

“能。”

祖训轰轰地响在耳边，从7岁起，他就听得如雷贯耳。那是爷爷的话，父亲的话，师伯师叔们的话，他牢牢地记在了心里。而今这些话听在耳里，不仅是祖训，更是期盼和嘱托，他在心里暗暗发誓，为了掌门之责，为了武术之传，他愿赴汤蹈火，永不言苦。

没想到，这时起，他铺开了长达29年的义务授徒之路。

掌 门

20年光阴，郭雪迎在沧州市区的住房从临建到一间平房再到两间平房。他也从锅炉工到业务员到部门经理。不管生活如何变化，郭雪迎对武术的痴迷没变过。有过不去的坎儿，他去练一趟拳；有说不出的委屈，他去耍一回枪。手是两扇门，脚下一条根，一方水土养育了痴迷武术的人。武术，是他的精神支柱，也是他心灵依所。

技精于勤，几十年风霜习练，郭雪迎绝技在身，掌握了清招短拳的全部精髓，12套拳法，12种器械对打，10套空手对打……他走路生风，肩背挺直，身蓄凛然武风。

河间的乡亲们一次次把他请了回去。

有没有把式房他不介意，有没有好招待他不介意，只要村民愿学，他都认真教。围灯一挂，麦场练起，那是他小时的场景。现在所不同的是，他要自己坐车来回跑，全盘义务。

每次开场授徒，他都会重复一句话：“德为先，艺为本，不可恃强凌弱，不可狂妄自大……”

掌门，是个虚号，于他，却是心头沉甸甸的责任。

他接过的是传承的担子。他要将传统武术发扬光大。

而现实，并不乐观。练武的人越来越少了，大人忙于打工赚钱，游戏、手机成了吸引孩子们的法宝。传统武术是中华文化瑰宝，纵是“镖不喊沧”已是历史陈迹，但中华武术的瑰宝怎能任其消亡?

他要在沧州开设武场。他要义务教，让愿学武的孩子都能学。消息一放出去，很快就来了八九个孩子。

师父，师父。孩子们唤他，像他当年唤自己的师父。

这是他享受的最尊崇的称呼。他心中激情荡漾，唤一声，“孩子们，看师父给你们演一趟拳。”

拳似流星眼似电，腰如蛇行步似粘，崩打、败式、打虎式……孩子们看得眼花缭乱。

“喜不喜欢?”他问。

“喜欢。”孩子们答。

“愿不愿学?”

“愿学。”

“学武术要有恒心，要有毅力，记住了吗?”

“记住了。”

师 父

哪有什么把式房，一家子住的是老旧三间小平房，连放器械的空间都难找。他只能领着孩子们在街边练，在胡同里练，在公园练……晨昏早晚，一处空地就可做他的场子。

义务教徒，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郭雪迎身在企业，工资微薄。爱人没有工作，一直是打零工补贴家用，一家人日子过得紧紧巴巴。爱人实在想不明白，为什么一定要“义务”。办个班收点学费不行吗?在武校当个兼职教练也能有点收入，非得免费教，这不是鬼迷心窍吗?爱人的话其实也是许多人的疑惑。

“收费绝对不行。”郭雪迎态度很坚决，他一次又一次解释，“祖有祖训，门有门规，不能卖艺赚钱，我不能违背祖训。”

“什么祖训门规，人先得吃饭吧?练这玩意儿有什么用，教这学生有什么用?”咣，啪，有什么东西碎了。

郭雪迎还是那句话：“武术传到我这儿，不能让它灭在我这儿，如果那样，我有什么脸面去见列祖列宗。”

郭雪迎是铁了心了，一定要教下去。他理解爱人的不理解，为了取得爱人的谅解，他在家里变成了贤惠丈夫，尽量多干家务活，买菜做饭洗衣拖地，样样拿得起，“只要让我教武术，我干啥都行。”

爱人最终拗不过他，依顺了他。

练武，是个辛苦活儿，没有场地，只能风吹日晒。他不忍心让孩子们在街头受罪，咬牙在自家平房后面，搭建了三间小屋。

天天指导，一月两月好说，一年两年也好说，十年八年下来，天天教学生，这得需要多大的毅力?

谁没个头疼脑热的时候，就是铁人，也会生病，郭雪迎当上了这个师父，就是生病也咬牙支撑。

感冒发烧他教，痛失亲人他教，在学生眼里，他是从不缺课的师父。单位重组他教，下岗分流他教，在家人眼里，他是不为外物所动的武痴。

郭雪迎教得费尽心力。

徒 弟

一教，就是20年。

多么漫长的20年啊，又是多么忙碌的20年啊。

除了平时教徒，郭雪迎还受邀成了两所小学的武术教师，每周一节课，雷打不动。有时，他回到家连饭都顾不上吃，就匆匆赶往训练场。

有几年，他家平房拆迁，把式房没了，他只能带着孩子们在马路边练、小广场练。由此，他免费教学生的名声也越传越远，最多时，学武的孩子达到了50余名。

他不知道自己的头发怎样白的，也不知道教了多少学生。但是他知道，他教过的那些孩子，有的大学毕业，有的成了公务员，有的参军，有的甚至成了特种兵。

一茬又一茬，一拨又一拨，唯一不变的，是他每天的教授。

他得意的，不是学生有多少成就，而是他们对人生的积极态度——孩子们不仅强健了体魄，更练就了顽强的意志、不怕挫折的品格。每年参加全国德艺双馨文艺展示活动，经常性地参加省市级武术表演赛，那些生龙活虎的孩子们组成的团队，成为社区的风景，也成为他人生的风景。

李东，小学五年级的时候跟着他习武，到现在已经十余年。李东大学毕业，工作后依然来场子练武。他说，师父教给他的不仅是武术，更是做人的诚信、做事的执着。李东大学毕业后自己创业，因合伙人撤资而导致失败，他没有灰心，送外卖、打零工、做电商，积攒实力和经验，准备东山再起。他说：“如果不是学武，遇到这些磨难，我早就放弃了，早就摆烂了，是武术教给我要坚持不懈，是师父教导我，要永不言败。”

谢宇轩去上大学了；赵任旭去了体校；王超参加工作了；穆宇承进了武术队……当年的孩子们走了，新的孩子们又聚在他身边。张若一练武后，身体强壮了，不爱感冒了；杨子叶练武后，变开朗合群了；王亚宁练武后，不再胆小怕事；陈佳宁练武后，不再迷恋手机游戏了……变化，悄然发生在每一个孩子身上。虽然没有拜师仪式，没有任何报酬，可每一个学生的变化，就是对他最好的回报。

2011年，郭雪迎搬到了万泰丽景小区，住上了两居室的楼房。可是，孩子们练习的场地依然是个问题。万泰丽景社区领导知悉后，大力支持，免费提供场地和存放器械的房子。从此，社区大院就成为他固定的场子，每晚七点半到九点准时开练。

他教得是如此严肃认真。

一招一式，一踢一跳，他讲解要领，先作示范，然后逐一指导，这个胳膊要抬高些，那个腿要蹬劲，两个小时下来，他口干舌燥，汗水浸身。

旁边坐着一圈家长，看不过去，对他说，郭师父，你也歇歇，趁着孩子们练习，喝点水，养养神。

他说，孩子们练，我优哉游哉坐着，舒舒服服地喝水，那成什么样?!我要求孩子做到的，我先要做到。师父有师父的样子，徒弟才有徒弟的样子。

传 承

学武术，是慢功，也是苦功，重在坚持。先学基本功，站桩、踢腿、弹腿、打拳、抓空……一年半载打根基，再学个三年拳械套路，技击功法，才算入了门。

正因如此，学武也培养了孩子们持之以恒的精神。练功夫就是花工夫，要耐得住寂寞，忍得了枯燥。所以，武无形中也让人静气忍躁，修身修心。郭雪迎想教给孩子们的，正是武术背后的人生道理。

一言一行是为师，一招一式是为师，他的武艺与做人方式，都给孩子们的人生打着底子。

孩子感念师父的无私传授，家长感念师父的辛苦付出，他们送来锦旗，一次次表达心中的敬意。

郭雪迎，为武倾尽了多半生。

他的家里，普通的两室一厅，没有精良的装修，没有成套的家具，只有满墙的锦旗、满桌的证书、满架的兵器。

在这些兵器中，那把祖传老枪，是他的珍藏。

枪身幽深泛黑，好似包浆，枪尖锋芒内敛，枪缨犹然深红。他时常握着它，摩挲它，仿佛在回味少年的时光。爷爷拿着它，扎刺劈斩，立身武林；父亲拿着它，抵抗过战乱和灾荒；而今他拿着它，送走了20年的义务授徒时光。

掂起那杆枪，73岁的老人陡然豪气满脸。

一蓬白须，一杆老枪，如一幅画，写尽岁月风华。

在这幅画背后，站着上千名的学生，他们汇聚在他身边，又从他身边走向四面八方。

卧似一张弓，站似一棵松，不动不摇坐如钟，中华有神功!神功在他心中。

他抖一抖精神，在岁月的光影中演练起来：近身则靠打，挨身则肘发，练武在强身，修心第一门。“拳有长打，有短打，开门式八步定心，七星为定，前虚后实，不动如山，动者如雷。”师父教给他的武艺，他再倾囊教给孩子们，光影重重叠叠，200年清招短拳的历程，凝聚成他拳拳人生。

73年，人生坎坎坷坷，师父、长辈，一个个离他而去。而他，百炼成师，长成师父期望的样子。

20年，那些学武的孩子，带着他授予的坚韧与恒心，摸爬滚打，百炼成人，百炼成材，赓续不断。

人间

八月炸

徐祯霞

在我视线滑过的地方，一个熟悉的物品吸引了我，八月炸!立时，脑子里蹦出三个字：八月炸!是八月炸，没错，是它，正是它，久违了的山果，又出现在了我不承想及的视野里。

八月炸，是儿时吃的山果，走进城市后，再也无缘与它邂逅。但在每每吃到香蕉时，总会情不自禁地想起。

或许有人问，为何吃到香蕉会想起八月炸呢?因为八月炸有点像香蕉，都是糯软香甜的水果，只不过八月炸其间均匀地分布着一些籽粒，而香蕉无籽，除此之外，若论吃起来，它们的口味是极其相似的。在没有香蕉可吃的童年，八月炸就成了我们农村孩子最美最为可口的乡间野果。

因此，在当地，八月炸有“野香蕉”之称。

我停住了脚步，在八月炸的摊点前站定。这是一堆刚采摘的八月炸，还新鲜着，果面亮泽，水分饱满，有一些已经炸开了口，裂开的八月炸被细草绳又捆了起来，从裂开的小口中可以看到莹白的果肉，令人不禁馋涎欲滴。

蓦然看到八月炸，我禁不住发了半天呆。待了半天之后，才突然想起这是谁的八月炸、摊主是谁、买主是谁?我在摊边四围一看，这才发现一个上了年纪的男人正抱着胸打量着我，估计他也为我的好奇而好奇着：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怎么会对八月炸如此惊讶不已?或者说，他还正在猜测我接下来会做什么。

其实我们常常在看风景，却难知道，我们一不小心，会不会又成了别人眼中的风景?

我反复打量了那八月炸的主人，那人有五十开外，头发花白，已经半秃顶，头发脱落的地方亮光光的，穿一件浅咖啡色的对襟短衫，双手抱胸，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他似乎并不急于让我讨买，我没发话，他也一直没发话，任我蹲在他的摊边琢磨打量他的八月炸。

他不说话，我倒好奇了，问道：“你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八月炸呀?”他慢腾腾地说：“只要有力气，还是能够找得到的。山里嘛，地方大，这儿没有，那儿有!”

好奇心迫使着我又追问着：“这么多的八月炸要是一时卖不掉，怎么办?”他说：“自己吃，吃不完，倒掉。”这么一听，我心里蛮可惜着，这么有营养的东西，怎么可以倒掉?我遂让他给我称上两斤，五元钱一斤，倒也不贵，自己和家人吃，也让朋友品尝一下。

在摊主给我称八月炸的时候，我又拍了那堆八月炸的图片，发到微信朋友圈里，并询问：“有能认得出这是什么的吗?”马上，后面跟了一大串的评论，有说红薯的，有说土豆的，当然，也有认出是八月炸的。认出八月炸的，多是北方人；南方人，多不识，不能分辨。他们一直好奇着追问，我才公布答案：“有些朋友猜对了，但多数朋友没有猜出来，是八月炸，此乃山中野果，纯野生，糯软香甜，犹如香蕉，富含糖、维生素C和12种氨基酸，以及人体不能合成的缬基酸、蛋氨酸、异亮氨酸、苯丙氨酸、赖氨酸等，极具营养价值!”

顺便给微友晒下常识。

其实啊，八月炸还有一个名字，叫作“预知子”，中药名，当地人，多因它八月熟，熟时开口，便叫作“八月炸”。八月炸可入药，有清热利湿、活血通脉、行气止痛之功效，夏、秋两季果实绿黄时采收，晒干，或切成片状晒干，也可置沸水中略烫后晒干。它的果实呈肾形或长椭圆形，稍弯曲，长3至9厘米，直径1.5至3.5厘米。多数表面黄棕色或黑褐色，有的还艳若洋葱，深若桃红，浅若粉红，有不规则的深皱纹，顶端钝圆，基部有果梗痕。质硬，破开后，果瓤淡黄色或白色；种子量多，扁长卵形，黄棕色或紫褐色，具光泽，有条状纹理。

我对卖八月炸的人说：“你先卖，能卖多少卖多少，卖不了的，你可拿到药店去，药店的人会收购。”他惊喜地说：“真的?”我说：“是啊，这不仅是山野果，也是药材呢，可治病，如同五味子一样，可食用，亦可药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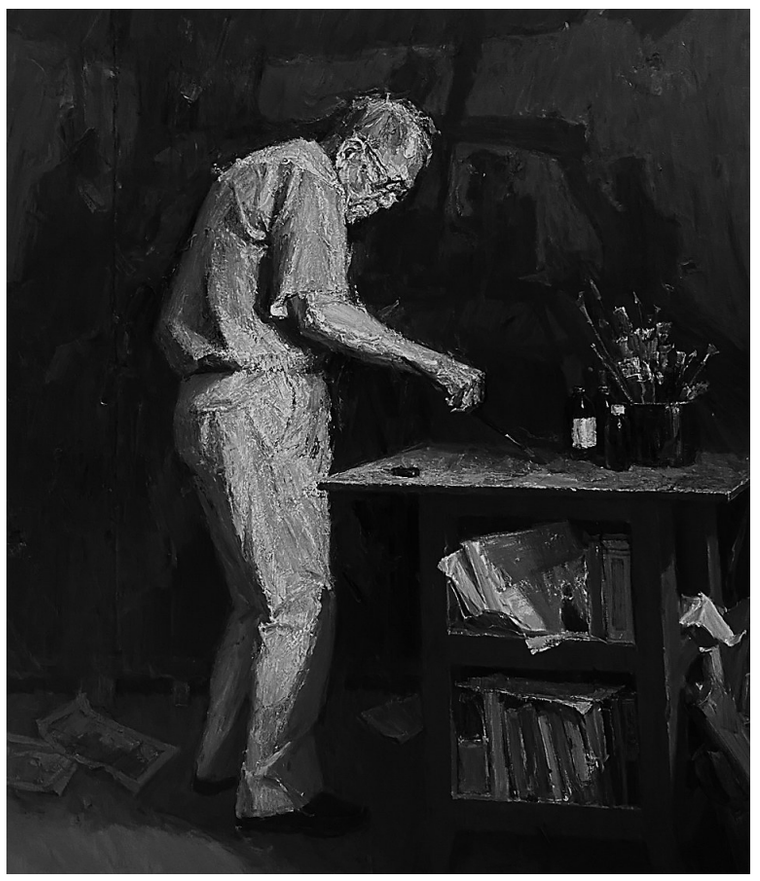
卖八月炸的人顿露喜色。

虽然，八月炸的主人说得轻松，其实我知道采摘八月炸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有时为摘几个八月炸跑半边坡，这种野果不会群生，东一株，西一株的，生长极不规律。因我自小在山里长大，每每吃八月炸的时候，都是偶遇，或者说是在去年摘过的地方去找，绝非说哪有一块成片成林的，让人能一气摘上一背篓，绝没有的事。因此，我才在见到这么多的八月炸感到惊奇，也为八月炸不能赶快卖掉感到可惜，故让他去药店兜售，不至于将上好的东西浪费，也为他换得一点辛苦钱。

其实，摊主跑进山里摘八月炸，还不如他卖一天工划算。卖一天工，随随便便也是一两百，可是，这一堆八月炸也卖不到100元钱，还要跑上几天。可见，摊主并非为卖钱，或许他卖的是一种闲情和回忆，卖的是生活中的那份遗忘与缺憾。现在城里什么都有了，可是有些东西，仍还是没有的，比如乡间的意趣，比如记忆深处的美好，那是用钱买不来的，只有涉足其间，方能品出其中真意与真味。

我掰开一个八月炸，吃了一口，顿时一股香甜之气四溢开来，透过我的味蕾，直入心间。在甜甜的味道中，我想起了妈妈，想起了妈妈为我摘八月炸的光景。妈妈拿着砍刀，用力地剁开荆棘丛生的杂草，艰难地攀摘着那一个个悬在半空中的八月炸，摘下来后，我们姐弟三个，坐在树丛中香甜吃着，妈妈就从树上爬下来，坐在我们的旁边，幸福地望着，望着我们一个个跟小馋猫似的，吃得满嘴生津。

此时的妈妈，似乎就成了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晚年作画的钟涵先生（油画） 王磊 作

文讯

我市培养青年作家工作成全省标杆

本报讯（记者高海涛）9月23日，河北省文学社联工作会议在邯郸市馆陶县举行，会上公布了沧州作协为文学志愿服务工作先进单位。下午分组讨论后，沧州市作协与秦皇岛、石家庄、馆陶等4家作协发言。省作协副主席刘建东肯定了沧州作协青年作家培养工作，认为具有独特的文学标杆作用。

据了解，2018年市作协换届后，把对青年作家的发现与培养作为作协工作的重中之重。在“年选”的编辑过程中，发现了儿童文学作家赵卯卯。在一直关注的青年作家中，献县“80后”作家李浩然短篇小说处女作《发明家》被2021年第8期《北京文学》“新人自荐”栏目发表。每有成绩，沧州作协第一时间跟进。分别采写了专访《用孩子的智慧重构世界》《从律动的文字到深刻的人物》在《沧州日报》推出。

随后，向河北文学院推荐赵卯卯、李浩然，很快他们被聘为第16届合同制作家。又经省作协推荐，赵卯卯参加了鲁迅文学院儿童文学作家班学习，李浩然成为鲁迅文学院第44届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学员。

无独有偶，在沧州作协的发现与培养下，像阿步、柳三春、蒲宝杰、天天等新生代的诗人代表，肖靖、赵艳宅、高火花等小说家代表，层出不穷。为此，《沧州日报》以《沧州文学新生代，释放创作年轻力量》为题报道了这一文学现象。

汉诗

在力量的缝隙

胡 伟

世界上唯有力是物质的性质
那山那水，那云那风
真实而藏力
巨大无边的力举起世界
构造位移
又构造出变化的时间

在力的缝隙，人蓬蓬勃勃
和自然，磕磕碰碰
生态的觉悟
是一个新的世纪

我们靠近温柔的自然
靠近无边的力量
就靠近物质的房屋
房屋之内再没有秘密

太阳决定地球，地球决定
我们
我们看见力决定世界
把手伸向力，而不是伸向物质
不是推倒别人
于是和自然共进退
新的世纪才真正开始

远方的人儿在马背上走

（外一首）

李晓楠

远山的人儿在马背上走
像西藏蓝天上的云朵
漂泊在苍茫的尽头　不回头

洁白的哈达，就在山谷间飘荡
在澜沧江边 紧握双手
这一别，不知何时能再相见

远方的人儿啊，从马背上走下来
印在我的心窝中，山坡上还有锅
　庄舞
酥油茶和手抓羊肉
兄弟，只因有你在
我脚下的路，才显得不那么慌张
　和漫长

那是一种高亢婉转的歌声
连接着江的这头和那头
是思念的味道，永远不会在雪山
上失落

贡觉的街头

在藏西南贡觉的街头
将阳光拦满怀，藏不下的
是浓郁的青稞酒，还有
一个叫曲增的青年

塞满藏药的香囊，沁着他的汗水
在阿旺乡的山头，有我
也有他和他的作坊

金沙江的水在向远方流
岁月的歌，在每一个潮湿的夜里
来回穿梭，翻滚
我的爱已经到达你想要到达的那
　个远方
你的模样留在那里
我的模样也留在那里

云朵在天上飘荡，像脚下的路
古老的藏文，忽然像落地的云
刻满经文的石头，转念间也像云
会在天上飘，也会在地上扎根

稻谷熟了

李万军

大地成了抒情画布
粒粒金黄的稻谷为颜料
母亲以身为笔
以庭院为砚
以锃亮的镰刀为墨条
晶莹的汗珠洒进砚里

老屋，是记忆的戏台
碓，成了母亲的乐器
石臼是架子鼓
碓头是敲响鼓面的锤
杆杵，像起伏的音符
母亲指挥它们
合奏秋天

稻谷又熟了，在大地之上
母亲却走了，住进儿女的梦里
一年又一年